

四部文明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二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

明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二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秦漢文明卷 二十九



秦漢史部書彙九

通志二百卷(七)(卷百五十一至百七十六)

〔宋〕鄭樵撰

三一八六二

秦漢史部書彙九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四

後魏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袁翻 陽

尼從孫固 賈思伯弟思 祖瑩 爾朱榮子菩提

伯文殊從兄 文暢弟仲連 文畧榮從子 榮從弟度

律榮從祖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度弟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侯莫陳悅 念

賢 梁覽 雷紹 毛遐弟鴻賓 乙弗朗 辛雄

從父兄從族祖 楊機 高恭父崇 基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其修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政乖失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
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



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
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
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
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
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
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
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蘊藏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二

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
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
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榮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
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
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
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滂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滂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圖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
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
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三

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懷於愷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箠早卒紹後聞箠聲
便涕泗嗚咽舍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大中大夫紹會與百僚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眾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眾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
以前參議正光王子厯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
夫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
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
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
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四

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
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節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
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
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
虞祔練祥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
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

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則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衰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五

禮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宜變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兼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鎮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返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

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諡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祿皆以諡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諡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六

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尙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勅除靈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葢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葢父卒則皆得仰此大夫

命其妻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蕃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歷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歷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七

大夫之妻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歷妻尙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諸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歷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蕃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蕃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母君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八

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克維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名故以功餘允錫褒假鸞鳳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勅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大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尙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九

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時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璆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騶

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贖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審審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生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交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焉敬裁此白普惠美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

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尙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尙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荷輕賦之饒下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儺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至長澗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

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持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唯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禮祿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十一

故諸濕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微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何必改作庶節用愛民法俗俱賴尋別勅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勅罷朝普惠以逆廢朝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允所宜收敘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

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堅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謂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十二

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為尙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尙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並不欲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

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皆謂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文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都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版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疋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三

刺史淮南九戌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

兼著作佐郎獻文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尙書李訢等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勅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報之云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孝文勅尙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元冠不弔童襦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遺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四

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裘曜目彪爲行人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我皇帝仁孝之性倖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則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等相顧



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禱
稱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
所逼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矣淹曰彼有君子也卿將
折衷之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今有光國之
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帝聞淹
與昭明言謂李冲曰我所用人仍勅送衣帽給昭明
等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淹後除正佐郎其
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華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
等來聘孝文勅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五

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
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
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華及從者皆相顧失
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淹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
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
亦不對王肅之至也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
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

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遺種淹以肅本隸徐州曰若言青
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
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
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
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
成淹其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
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
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
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六

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又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
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
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給事力送至
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勅徵淹淹於路左請
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以來諸
有諫者皆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
帝幸徐州勅淹與間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汭流
還洛軍次碣磻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
帝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驂騑馬一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漸苦於厲涉淹遂啟求勅都水造浮航孝文賞納之意欲榮淹於眾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四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至乃衣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諡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但率多鄙俗

通志卷一百五十五

十七

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問答知音之士所共嘆笑卒治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

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

通志卷一百五十五

十八

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左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後卒於淮陽太守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入汴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禾處以縲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林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忿欲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忿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忿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彊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彊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忿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十九

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忿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忿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忿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忿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忿詣龍牙所而龍牙語忿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

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忿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忿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忿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忿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二十

事更卜後圖爲設食忿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詡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忿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忿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忿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末句綜降詔封忿定陶縣子徐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嘗假賃居止布衣糲食

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州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尙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爾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耀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二十一

耀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尙書元世儵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獲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耀清直素有稱一時臣等將舉爲大將詔從之耀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懿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髮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

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諡曰康道斌在恒農俯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後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鮑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便於對問爲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紹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帝遣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二十二

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乃引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狗兒等十人以換紹及還宣武愍之除給事中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累遷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帝謂



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以拒寶貨之功賞新蔡男仍除梁州刺史時爾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啟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尙書天光敗賀拔岳西征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宇文泰亦甚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宇文泰與百官推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二十三

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猶執謙冲不許泰曰爲文能動至尊者惟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泰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欲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尙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義執朝政引爲尙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尙之太保

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尙書買思伯爲侍講授孝明帝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撻句儒者榮之又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義之勢託其交通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尙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纈時人鄙其矯詐

通志卷二百五十一

二十四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尙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尙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尙書郎祖瑩宋世景員